



转战中原

季 音

河南人民出版社

转战中原

季 音

河南人民出版社

转战中原

季音

责任编辑 张励中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124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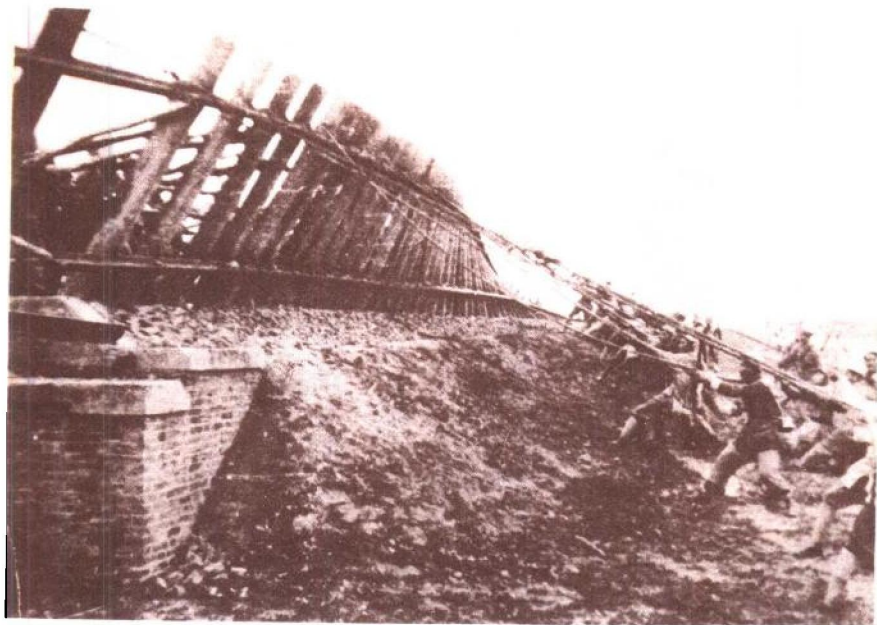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0册

统一书号3105·409 定价0.57元



中原战场上的最高指挥部——中国共产党中原前线委员会的五位成员：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摄于河南省某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上旬解放军和豫东人民大破陇海路。



一九四七年九月，解放军进军中原第一仗，全

歼国民党整编五十七师，俘该师中将师长段霖茂（自右至左）、预四旅副旅长王理直，一百一十七旅旅长罗觉元、副旅长张毓彬、五十七师新闻处长李梯青。



解放军踏着黄泛区的积水，艰难的前进。



一九四七年，解放军踏着黄泛区的大沙地，向平汉路挺进。



庆祝开封解放。

准备到前线去的开封学生，与解放军亲切交谈。



目 录

一

不是退却	(1)
再会，沂蒙山！	(5)
“活证件”	(12)
黄河渡口	(22)

二

燃烧的陇海路	(28)
涡河边上的故事	(33)
“倒树猢猻”	(40)
夜走黄泛区	(43)

三

邱庄之夜	(54)
夺取“内战仓库”	(61)
会师金刚寺	(68)
人民英雄郭继胜	(76)

走访太行子弟兵	(83)
---------------	--------

四

挥泪话临颖	(93)
襄城血案	(102)
“阎王县长”	(106)
含泪的欢笑	(116)

五

夜宿桃源庄	(121)
在东车站战场上	(128)
最后的一击	(138)
“党卫军”的悲剧	(147)

六

四进许昌	(159)
开封战场一瞥	(169)
政策大捷	(179)
夜离开封	(185)
礼 物	(187)
一年回顾	(194)
后 记	(198)

不是退却

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在山东中部的沂蒙山区，出现了一个战争史上稀有的奇异场面。

前来进攻山东解放区的二十余万国民党军队，紧紧的挤成一个大疙瘩，摆在莱芜、蒙阴、新泰数十里的狭小地带。士兵们拥挤得就象粪缸里的蛆，一堆堆、一簇簇地爬满了附近每一个山头。山顶上，山腰里，山脚下，大路口，庄子上，田野里，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骡马，到处都是车辆、大炮、弹药、担架。到处乱糟糟的一片，好象每一个山头上，山洼里，都在逢集一样，闹哄哄的数里外可闻其声……

山上所有的大小庄子，一个个象鱼罐头似的塞满了国民党部队的军、师、团等等指挥部。一个庄子上，军部和师部碰了头，团部和师部变成了隔邻，至于营部和连部，那是一条腿也轮不到他们插进庄子里去，营长和连长只能蹲在大地堡和工事里。而整团整营的国民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们，则是把地作床，把天当被，倒在山头上、大路上、草堆里。

七月的天气，睡觉问题马马虎虎可以得到解决，但吃饭可真难办，运送给养的汽车开进了崎岖的沂蒙山区，就好象苍蝇掉进了酱缸里，再也拔不动腿儿。二十万人的粮食送不上沂蒙山。于是，蒋军们象一群蝗虫一般，啃光了山上所有的粮食和蔬菜：老乡们的山芋窖子扒空了，所有的鸡子、鸭子和只有二尺长的小猪都被杀光吃光了，菜园里的蔬菜都被拔光了。成群饥饿的国民党军士兵在山谷里、田野里，象一群群觅食的野猪四处乱窜着，一切可能埋藏粮食的地方都被翻了个底朝天，一切能吃的都被一扫而空。但是，这些有限的山芋和地蛋，投在这20余万人中间，就好象一小片桑叶，投到一大筐昂头待喂的饿蚕堆里一样，一会儿就连枝带叶都被啃个精光。饥饿如同死亡一样紧紧的跟上了他们。最先，他们把一天两顿干饭改作一顿干饭。以后，又把一顿干饭改作两顿稀饭，以后又把两顿稀饭改作一顿稀饭。士兵们饿得两腿发软，还要在坚硬的山头上挖工事，还要放哨，还要作战，许多士兵生病了，大群的士兵不堪饥困逃跑了，……这“重点进攻”的数十里战场上，就仿佛在演出一场可憎的喜剧一样，发生了无数奇特可笑的故事。企图前来屠杀沂蒙山人民的这些凶手们，自己却首先被陷进了自己布下的困境里。

“重点进攻”的国民党军，就这样不顾一切地漫山漫谷沿着数十里山头，肩挨着肩，头顶着腩的向着沂蒙山中心区齐头并进着，他们一面爬行，一面以猛烈的轰炸和炮击，扫清前进的道路。沂蒙山上日夜炮声雷鸣，硝烟弥漫，一分钟也不间歇的成千上万发炮弹的爆炸，炸弹的呼啸，各种钢铁

破片的嘶鸣，在沂蒙山区广阔的大地上，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和回响，组成了一支残酷的战争交响乐……

战争在山东战场上已整整进行了一年。一年来的教训，本来已经足够让国民党的内战将军们有所醒悟了，但是他们倚仗着美帝国主义的枪炮，继续把战火烧向沂蒙山。蒋介石调集了各战场上最精锐的内战部队二十余万人，由自己亲自指挥，六月二十六日从莱芜一线出发，气势汹汹地向着莱芜、蒙阴、新泰地区攻击前进。我们的敌人是决心要踏平沂蒙山，烧尽沂蒙山，亲手勒死这里最后的一个母亲和孩子。蒋军们是那样惊惶不定，只要对面山头上发现了人影，整团整营的部队就立刻惊慌地停止前进，于是又是炮击，又是轰炸，把钢铁的碎片象水一样地向山上泼去。

这些在山东战场上已吃足了苦头的国民党部队，都深深懂得，这沂蒙山的每一个山头，这伸向沂蒙山的每一条道路，都是很不好走的，每一步路都潜伏着灭亡的危机。他们望着前面巍然挺立的沂蒙大山，望着山上一座座黑色的高耸入云的石崮，一个个到处写着“小心地雷”的用大石块堆叠起来的房子、庄子，这一片岗峦起伏的、如果突然被包围就会插翅也逃不出去这山岭地带，这一切，都促使他们记起莱芜城下、孟良崮上那一连串全军覆没的可怕日子。这伸向沂蒙山的每一条道路上，半年来已一批批地走过了他们许多同伙们的脚步，正和他们今天一样，那时候那些国民党军队，第七十三军、第四十六军、第五十一师、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第七十四师……也象今天的他们一样，用着美国枪炮

和飞机，气势汹汹，有的越过陇海路北上，有的由津浦路西进，有的踏过胶济路南下，一批批的杀进了山东解放区，想用血腥的屠杀来毁灭这人民的根据地，把沂蒙山人民打到地狱里。但当他们踏着这些道路走进沂蒙山区之后，他们便再也走不出去了，沂蒙山人民无情地埋葬了他们。

现在，他们又胆战心惊地摸进沂蒙山来了。他们在占领的庄子里，撵走了所有的居民，用汽车一批批装走了青年人，然后四处纵火焚烧。他们企图毁灭沂蒙山区，逼使我们的部队无法存身。沂蒙山四处大火冲天，日夜熊熊不熄地燃烧着，标志着沂蒙山人民的苦难和斗争。

“重点进攻”的国民党内战部队就这样野蛮地向前推进着。他们就想以这个方式吸住我们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进行决战，或者就这样象赶鸭子似地把我们的部队逐出沂蒙山区，然后慢慢的挤到胶东半岛的死角上，一举而歼灭……

在新泰、蒙阴丛山间，有一个小村落，这里设立着华东野战军的一个师指挥所。我们师和其它友邻部队，奉命在这里抗击几十倍于我的敌军，掩护大部队转移。我跟着师政委、参谋长等几个人，来到了山头掩蔽部里。此时，一批又一批的敌机，正在附近的山岭上空盘旋飞行，山坡上，河谷里，不时发出雷鸣似的爆炸声，冲起了一股股的烟柱，白烟滚滚地盖住了山头。我们的部队，星星点点地隐蔽在周围的一座座山头上，密切注视着前方一带山岭上敌军的动静。

政委是个身材矮小的江西人，即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

他也是那么镇静、沉着，有时还说上几句俏皮话。他遥望着对面的山头告诉我们：“眼前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挤成一团，向我们进攻，这种打法，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很可笑！不，这里有鬼！他们是想用一块大肥肉引诱我们留在这里。我们不能上这个当！战争在山东老解放区里已经打了一年，老乡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要跳出去，到那里去和国民党干！”说着，他指了指遥远的前方。当时我不便细问，以后我才知道，他所说的“那里”，就是中原战场。这是当时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

当我们在山头上阻击着敌军的时候，华东野战军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开始了战略大转移，我们的部队分三路跃出了沂蒙山：一路部队越过胶济路，进入胶东半岛；另两路部队，一路越过津浦路，直奔鲁西南，一路北渡黄河，转进冀鲁豫平原。这两路部队将要按预定部署，在中原大地上会合，与刘邓大军一起开辟新战场。

再会，沂蒙山！

我们暂时要和沂蒙山上的人民告别了。每一个在沂蒙山上度过了半年战斗生活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这即将离开的一分钟里，不能不感到依依惜别。

沂蒙山上的半年苦战是叫人永远难忘的。这半年中使我

们深深懂得了人民战争的真实意义。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了：“人民”这个字眼里所包含的，是一种怎样巨大的无可匹敌的力量。

我第一次进入沂蒙山区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间。我们在鲁南大平原上歼灭了进犯临沂的国民党军第一快速纵队和整编第二十六师、整编第五十一师之后，不久便冒着严寒，掉头北上，直奔胶济线，就在莱芜城下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七十三军和第四十六军，取得了华东战场上的空前大捷，从此我们就在沂蒙山区战斗着，到今天已度过了半年的时间。半年来，我们日夜战斗在岗峦起伏的丛山峻岭上，把匪徒们一批批地拖进沂蒙山区，然后又把他们一批批地消灭在山脚下、山顶上、河谷里。半年来，我们在那一间间用大石块做墙的低矮屋子里，接受着沂蒙山人民对我们热情的接待，接受着人民对我们终生难忘的教育。

沂蒙山人民是以巨大的热情来接待和支持我们的。他们愉快地捧出了最好的小米煎饼给我们吃，自己则嚼着粗糙的红高粱，甚至吃榆树叶子。他们挑着最好的细粮，挑着烙好的煎饼，一担一担爬山越岭挑到我们队伍里。当他们知道晚上队伍就要来到他们庄上的时候，全庄就忙得好像办喜事一样，识字班的小大姐、老大娘、儿童团，整个儿动员起来了。有的捧着一把把的好麦草，把它铺在每家的堂屋里；有的烧起了大锅的热水，有的筹措粮食和柴草。老大娘不顾行动的困难，挨家挨户搜罗鸡蛋。一切都安排停当，半夜里，人们又提着灯赶往路口等候着。当我们深夜里疲乏地走进庄

子的时候，这一切，不能不使我们受着最深的感动。想想吧，当我们把走痛了的双脚惬意地浸到热水盆里的时候，当我们端起一碗碗的热白薯汤，用饥渴的嘴大口地吞咽下去的时候，当疲倦的身躯舒适地躺在软麦秸上的时候，充满在我们心头的又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呵！有时候，在十二月的寒冬，老乡们甚至光着身子从热被窝里爬出来，抱着一卷卷棉絮，睡到小灶间里，把热炕让给我们。半年来，这样的事每天不知有多少在沂蒙山上出现着，在我们部队中间互相传告，成为教育我们指战员最好的活课本。沂蒙山的人民与我们的这种关系，不是主人和客人的关系，也已经不是在一般情况下的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而是在面对着残暴的敌人，共同对敌人进行着生死决斗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也就是常言说的“同生死，共患难”，人民的命运和人民军队的命运，是更紧地结合在一起，什么力量也分割不开了。

只要去看一看战斗的沂蒙山之夜，人们就会明白，沂蒙山人民曾经是怎样和我们一起战斗过来的。每当黑夜降临，沂蒙山便紧张起来了，每一条公路，每一道河沟，都动起来了，黑黝黝的队伍，象暴风雨之后的洪水一样，泛滥在一条条的大路上，哗哗地奔涌着。与无穷无尽的部队行列同时出现的，是成千成万辆大车、小车、担架，成千成万的骡马、牲口、挑子所组成的一支同样漫长的支前行列。战士们一边跑一边喊着：“后面跟上，后面跟上。”支前的老乡们的队伍也在一边跑，一边喊着：“后面跟上，后面跟上。”这两

支齐头并进着的队伍，在这黑夜中的沂蒙山的大公路上，已完全结合成了一支队伍，它冲破夜色，一齐朝着枪炮声如雷鸣的方向奔去。部队到了那里，沂蒙山人民的支前队伍也就到了那里。什么时候战斗开始了，什么时候弹药也赶到了，粮食也赶到了，担架也赶到了。

沂蒙山人民就是这样地使我们懂得了人民战争的具体内容。因而，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更加深切的感情，它把我们与沂蒙山更紧地联系在一起；它鼓舞着我们为保卫沂蒙山、歼灭敌人而勇敢作战。

现在我们要离开沂蒙山了。正是为着沂蒙山上的人民和全国人民早日结束战争的灾难，我们要离开沂蒙山了。我们要根据党中央所提出的将解放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英明战略方针，跃出沂蒙山，把敌人一起带向国民党统治着的中原，再在那里把他们一个个地消灭。当即将离开沂蒙山的几分钟里，每一个华东野战军的指战员回忆起沂蒙山上半年来的战斗生活，不禁怀着最深厚的感情，从心里喊出了这样的声音：

再会！善良可亲的老大娘和老大爷们，

再会！热情而勇敢的识字班的姐妹们，儿童团的小弟弟们，

再会！曾经和我们一起度过多少个战斗的日日夜夜的青年兄弟们！

我们将永远记住你们的盼望和叮嘱，我们将永远回味着沂蒙山上小米煎饼的香味和麦秸的温暖。我们将永远珍视你